

凤隐城

红

划破肌肤的声音如同风声，可是，他却好像什么也听不到，什么也感觉不到，他的眼睛只看着她的眼睛。
『这一次，可曾解恨？』
她砍了他七刀。他说了七个字。

凤隐天下

月出云·著
YUE CHU YUN
WORKS

FENG YIN
TIANXIA

下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凤隐天下

月出云·著

FENGYIN
TIANXIA

下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隐天下/月出云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12
ISBN 978-7-5399-5026-6
I. ①凤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2301号

书 名 凤隐天下(上、下)

作 者 月出云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
责任编辑 胡小河
文字编辑 风染白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545千字
印 张 46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,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026-6
定 价 49.8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 [上]

C O N T E N T S

作者自序

楔子 裂帛

第一卷 林花著雨胭脂湿

第一章 合卺毒酒 / 11

第二章 必杀之局 / 22

第三章 专属琴妓 / 36

第四章 生死对峙 / 48

第五章 沦为司寝 / 62

第六章 美而嗜血 / 75

第七章 战场初谋 / 89

第八章 真情假意 / 100

第九章 毒入相思 / 113

第十章 男儿有泪 / 12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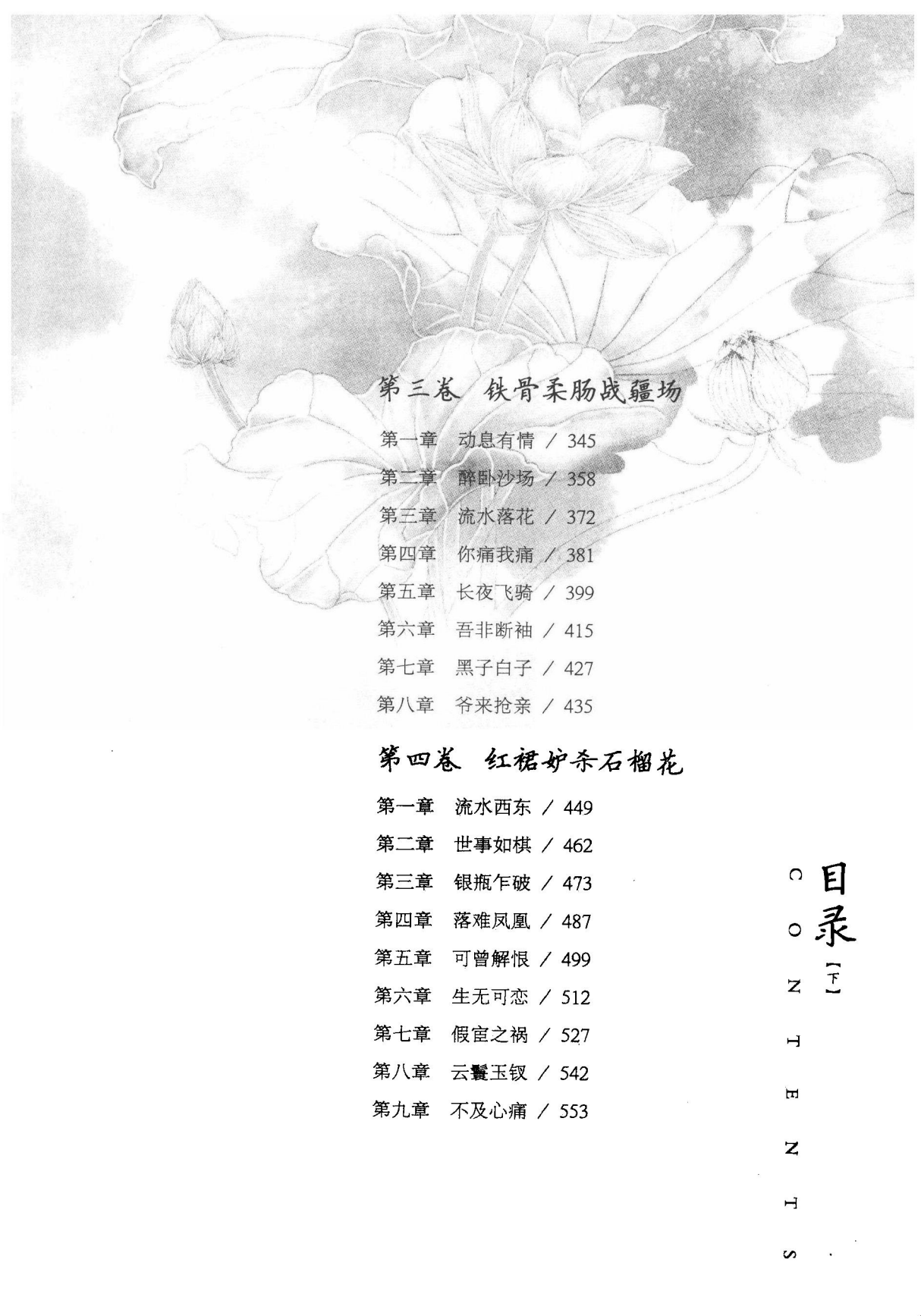
凤隐天下

目录 [上]

C
O
N
T
E
N
T
S

第二卷 辗转深宫斗朝堂

- 第一章 恶魔少年 / 137
- 第二章 夜游竞技 / 149
- 第三章 犀利剑舞 / 161
- 第四章 扇开杀至 / 176
- 第五章 妖孽祸主 / 191
- 第六章 裸裎相见 / 199
- 第七章 衣衫不整 / 212
- 第八章 修罗乍现 / 222
- 第九章 行宫夜宴 / 234
- 第十章 陷入局中 / 246
- 第十一章 牢房幽禁 / 255
- 第十二章 调戏左相 / 265
- 第十三章 心机似海 / 281
- 第十四章 血色一吻 / 291
- 第十五章 爷要开荤 / 304
- 第十六章 疑为暗探 / 315
- 第十七章 急管繁弦 / 330



第三卷 铁骨柔肠战疆场

- 第一章 动息有情 / 345
- 第二章 醉卧沙场 / 358
- 第三章 流水落花 / 372
- 第四章 你痛我痛 / 381
- 第五章 长夜飞骑 / 399
- 第六章 吾非断袖 / 415
- 第七章 黑子白子 / 427
- 第八章 爷来抢亲 / 435

第四卷 红裙妒杀石榴花

- 第一章 流水西东 / 449
- 第二章 世事如棋 / 462
- 第三章 银瓶乍破 / 473
- 第四章 落难凤凰 / 487
- 第五章 可曾解恨 / 499
- 第六章 生无可恋 / 512
- 第七章 假宦之祸 / 527
- 第八章 云鬓玉钗 / 542
- 第九章 不及心痛 / 553

目 录 〔下〕

T

E

N

T

S

目录【下】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章 入骨相思 / 564

第十一章 卿本佳人 / 571

第十二章 风起云涌 / 585

第十三章 一眼万年 / 601

第十四章 一身极宠 / 613

第十五章 叛臣之女 / 622

第十六章 子影无灯 / 631

第十七章 抵死纠缠 / 640

第十八章 花自飘零 / 654

第十九章 是非成败 / 666

第二十章 一无所有 / 677

第二十一章 执子之手 / 692

番外一 奶娘和奶牛 / 711

番外二 你能不能再懒点 / 713

番外三 醉欢颜 / 715

番外四 让人愤怒的外号 / 721





铁骨柔肠战疆场

【第三卷】

一声呢喃，忽然从头顶上方传来。

「宝儿……」

声音很低，很轻，小心翼翼，

好似是心底深处的声音，

不经意间从唇齿间溢出。

他凭什么叫她的名字，

叫她的名字做什么？一串晶莹的水珠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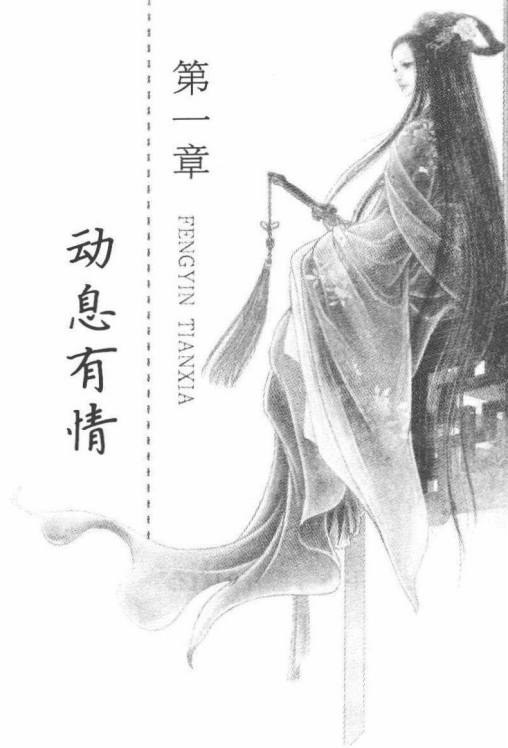
掉落在她的脸上，滚烫滚烫的，

带着烧灼人心的温度。

第一章

FENGYIN TIANXIA

动息有情



三人出了府，便有几个黑衣人迎了上来。姬凤离今夜前来，也带了接应之人。那些人都骑着马，从隐蔽处风驰电掣般奔了过来。

一匹马向姬凤离奔了过来，在幽暗的夜色中，花著雨看出此马毛色俱红，隐约闪着金黄，就连眸中都是一片火红，这是一匹不折不扣的火驹，极其神骏。

没有人比花著雨更清楚，一匹好马对于战场上的兵将是多么重要。她一见此马便极为喜欢。以前，她在战场上经常骑的那匹马叫追电，是一匹白马，只是胸前却有一大片红毛，乍看好似一片血色，又好似一记闪电。自从她回了禹都，那匹马便给了泰。今夜一见这匹火驹，花著雨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追电。

这匹火驹极通人性，到了姬凤离面前，似乎知悉他受了伤，前蹄一跪便矮了下去。姬凤离从白衣上撕下布条，将伤口简单缚住，缓缓上了马。火驹低嘶了两声，便直起了身子。

没有多余的马，他们来时应当是一人一骑。花著雨正想着如何从城内的北军手中抢一匹马骑，就听到身后马蹄声响，一道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：“把手给我！”

淡如轻风，醇如美酒。

风声呼呼，空中数支火箭御风而至，钉在府内的屋檐上。每一支火箭上，都有浸满了油脂的布条，风吹，火起。

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下，花著雨回首看去。

暗淡的光线映出姬凤离修长挺拔的身姿，苍白面庞上那双长眸凝视着她。他一只手拉着缰绳，俯身探着另一只手，向她伸了过来。

夜风卷起他宽大的衣袖，衣袖便在花著雨眼前漫卷如云。

纵然两人仇深似海，但是，这一刻姬凤离这一句“把手给我”令花著雨多少有些震动。

她缓缓伸出手，却在快要触到他的手掌时，眸光乍然一凝。她看到姬凤离肋下方才缠住的白布条，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。

萧胤那雷霆一剑显然刺得不轻，从明灭火光里，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脸上已经没有丝毫血色，如若再一路策马，失血过多，恐怕伤势会雪上加霜。她虽然恨他，但是也明白，现在姬凤离绝对死不得！

花著雨蹙眉，没有去拉姬凤离的手，而是足尖在地上一蹬，纵身跃了起来。她身姿飘逸如落雁般坐在了姬凤离前面，从他手中接过了缰绳，一夹马腹，马儿便奔了起来。

花著雨隐隐感觉到后背似有若无地碰触到了姬凤离的身子，心微微一抖，身子顿时变得僵直。方才一个冲动，她怎么忘了，两人共骑一匹马，难免身体会有接触，心中不免有些后悔。她冷哼道：“你别乱动，不然看我把你摔下马去！”她的声音沉冷如冰，极其犀利。

姬凤离的身子明显僵了僵，然后，她感觉到他的身子微微向后挪了挪。马儿似乎有些不满，低低嘶鸣了一声，奔跑的速度慢了下来。花著雨眸光一凝，这才感觉到自己说话的语气有点儿横，姬凤离又不是她的部下，怎么一到了战场上就忘记隐忍了。这可是人家的马儿！

不过，马都不满了，背后的人却似乎并没有着恼，唇角勾着风华无双的笑，伸手轻轻地拍了拍马腹，温柔低语道：“逐阳，听话！”

花著雨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一拉缰绳，马儿又奔跑起来。

逐阳真不愧是好马，奔跑的速度快如惊雷，带着花著雨和姬凤离在阳关的街道上奔驰而过。

南朝大军还在攻城，隐约听到城门处动静极大，号角声、战鼓声、呐喊声、撞击声交杂在一起，撼天动地。

待他们奔出城门，便看到不远处黑压压的南朝大军，火把的亮光映亮了半边夜空，照得眼前一片亮堂。

一出城，花著雨便拍马朝南朝大军方向奔驰而去。身后忽然传来箭矢破空的厉响，一拨马头，一簇簇羽箭纷纷扬扬地从空中落下，如雨丝一般密集。

透过密集的箭雨遥望阳关的城楼上，北朝的弓弩手拉满了弓，森冷的箭头正直直地对着他们。而萧胤端然凝立在那里，一副玄铁盔甲裹着他高大的身躯，挺拔如松。城楼上黯淡的火光，映得他脸色沉沉，看不清神色。

萧胤不愧是北朝皇帝，说话一言九鼎，他遵守诺言，在出城的一路上都没有动他们。如今，他们已经安然出城，而他也在这一瞬出手了。

这么快，便在战场上再次相见了。

花著雨手中没有兵刃，密集的箭雨多数都被尾随其后的护卫们挡住了，但还是有几支箭冲着她和姬凤离射了过来。

那箭很快，势如破竹。

身后一阵轻响，只听刷的一声，姬凤离手中那柄素扇飞了出去，在空中盘旋数圈，将飞来的箭一一击落，再次回到他的手中。

花著雨当下不敢犹豫，纵马疾行，片刻便到了南朝阵地，远离了城楼上北军的射程和萧胤的视线。

早有兵将一拥而上，迎了过来。她肩上蓦地一沉，姬凤离的身躯重重地靠了过来，背心处有湿热的液体透过她身上厚重的军服浸了进来。花著雨心知是姬凤离方才击落箭雨时用了内力，使得刚刚凝结的伤口再次流血了。

姬凤离靠在花著雨肩头，温热的气息吹拂在她脖颈间，这令花著雨极不舒服。她不适地动了动肩，靠在身上的姬凤离便被她从马上碰了下去。

蓝冰正大步迎来，见状飞身纵跃过来，一把将姬凤离接住了。花著雨坐在马背上，从火把的微光里，居高临下地看到姬凤离身前的白衣都已经染红了。

虽在战场上见惯了鲜血，但是，这一刻花著雨的心脏竟是微微一滞。

或许是白衣和红血互相映衬，看上去太过触目惊心；或许是姬凤离的脸色太过苍白；或许是这伤是因为救她而导致的，总之，花著雨心中有些沉重。

胯下的逐阳看到主人坠马，咳咳叫了几声，前蹄一扬，便要将花著雨从马背上掀下来。花著雨眉头深蹙，飞身从马背上跃了下来。

“相爷，您怎么受伤了？”蓝冰急急喊道。

在蓝冰的呼喊下，姬凤离黑羽般的睫毛轻轻颤了颤，却并没有睁开眼，只是

唇角却勾起一丝淡淡地苦笑。

唐玉大骇，快步走上前去，撕开姬凤离胸前简单缚住的伤口，顿时大惊道：“赶快派人抬担架来！”

两个兵士飞速地抬了担架过来，蓝冰将姬凤离放在上面，扶着送了回去。唐玉斜睨了花著雨一眼，冷声道：“相爷是为了救你而负伤，你倒好，还让相爷从马上摔下来。”

花著雨被蓝冰那复杂而意味深长的一眼看得心中发毛，如今又被唐玉的话说得心中极其沉重，忙随在担架后面跟了过去。

战场后方有扎好的帐篷，姬凤离被直接抬了进去，早有人去传了军医过来。花著雨没有随着进去，而是站在帐篷外，看着军医进进出出地止血敷药。

花著雨也感染了他们的紧张，不由得担心姬凤离会不会因此而丧命。眼下关头，姬凤离若是身亡，对南朝大军着实不利。她很想知道里面的情况，但是，帐内伺候的侍卫对姬凤离的伤情都不敢透露半分。虽然姬凤离不是主帅，只是监军，可谁都明白他这个监军的真正价值。在战场上，这样关键人物的病情、伤情那是绝对不能随意传扬的。花著雨也明白这个道理。但是，她还是非常想知道。如果他没事，她就不在这里吹风了。这北地的夜晚，还是极冷的。

半个时辰后，花著雨终于看到两个军医脸色凝重地从帐内走了出来。花著雨又等了一会儿，看到里面依旧没什么动静，心想姬凤离肯定是没事了，不然那两个军医也不会离开。

她搓了搓手，转身离开了。只是，她刚走出不远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喊她：“元宝，你过来！相爷让你进去！”

花著雨顿住脚步，回身慢腾腾地走了回去。一时间，她有些怪自己动作太慢，该早点离开的。如今，不知姬凤离叫她做什么。

蓝冰瞧着花著雨慢悠悠地踱了过来，皱眉低声对她说道：“那一剑伤及了肺腑，若是再深点儿，相爷就没命了。你可知道，这都是因为你，元宝！”

花著雨顿住了脚步，背不知不觉地僵直了。

这都是因为她！方才，唐玉那么说，现在蓝冰又这么说！

她承认事实是这样的，本来，她对姬凤离是非常感激的。但是，人人都这么说，倒好像她欠了他多大一个人情一样！

她欠他吗？她曾经也用自己的血将姬凤离从阎王手中救活，如今，她被他救了一次，如此便算扯平了。所以，她并不欠他的！相反，他还欠她的，别的不说，

他还欠锦色一条命！

帐篷内烛火明亮，大帐一角有个红泥小炉，坐在上面的沙锅里正熬着药，热气袅袅，弥漫了一帐浓郁的药香，带着些微清苦的气息。

厚厚的手织毡毯上，如烟似雾的帷幔被金钩挂起，姬凤离便躺在毡毯上。听到脚步声，他睁开眼睛望了过来，眸底颜色似夜暗沉。这样一双瞳眸，似乎稍不留神，就会让人沉沦其中。

花著雨定了定心神，将视线移到了姬凤离身上，那袭沾满了鲜血的白衫已经换下，伤口已经被包扎好，再没有鲜血渗出。

花著雨慢慢地走到床榻前，清眸一弯，笑道：“相爷，方才可把元宝吓坏了，你的伤没事了吧。”

其实，花著雨心中是极其疑惑的，不明白，姬凤离为何要救她。

在阳关的地牢时，她还在发愁回来后，姬凤离会如何惩罚她这个所谓的北朝探子。想不到事情来了个大逆转，他竟然去救她，还因此而受伤。任谁都想不明白的！

姬凤离挑了挑眉，水墨一般的瞳眸中闪过幽幽亮光，“原来是吓坏了，本相说呢，不然宝儿肯定不会让本相从马上栽下来的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花著雨颇为尴尬地说道。

姬凤离望着花著雨，清冷的眸中仿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气，令她看不清他的神色。

“蓝冰，传令下去，鸣金收兵！”他忽然开口，却不是对花著雨而是对站在门边的蓝冰说道。

“是！”蓝冰答应一声，躬身退了出去。

花著雨心中微微一动，阳关一面临山，地形险恶，而且城池坚固，当初萧胤攻破阳关就用了不少时日。如今他们要想夺回阳关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姬凤离此时收兵，说明他也知道阳关并不好收服。那么，他今夜仓促攻城，莫非真是为了救她？

“相爷，不知相爷今夜为何要救属下？相爷不是以为属下是北朝探子吗？”花著雨问道。

姬凤离云淡风轻地瞥了她一眼，唇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，“本相觉得好玩。如此而已。”

觉得好玩？或许他说的是真的，因为除了这个理由，她实在想不出别的了。

“相爷还有事吗？无事的话，属下要告退了。”

“药好了。”姬凤离并不答她的话，反而侧躺在毡毯上，随手拿起一卷书低眸看了起来。

花著雨眉头一蹙，目光流转，在帐内看了一圈，这才发现帐内一个侍卫也没有。炉子上的药果然已经咕嘟咕嘟开了。她只得走过去，将药从炉子上端下来。

“旁边的桌子上有碗。”淡若流泉的声音再次低低传来。

还真把她当侍卫使唤了，花著雨只得从桌案上拿了碗，将药倒进了碗里。她将药碗放在桌案上，回身道：“相爷，药放在这里了，属下告退了。”

“端过来。”姬凤离低眸盯着书，淡然说道。

花著雨心中着恼，忍不住蹙起了眉头。萧胤那一剑怎么就不深一点儿，直接让他昏迷几天该有多好。看在他将她从北朝救了回来的分儿上，她就勉为其难地忍一忍。她端起药碗，径自走到姬凤离面前，抬手欲将碗送到他手里去。可是，这厮侧躺着一动也不动，根本就不伸手去接。

花著雨眯了眯眼。

他不动，她也不动！

他不说话，她也不说话！

他盯着手中的书卷，她盯着手中的药碗。

也不知是谁在考验谁的耐性，所幸这碗她用锦帕垫着呢，端着也不烫。

如此僵持了片刻，帐篷内的气氛忽然就有些异样了。

良久，姬凤离终于忍不住将手中的书卷放下，抬眸望向她。

花著雨睫毛眨了眨，迎着他的目光回望过去，轻轻勾起唇角。

有句话叫：回眸一笑，百媚横生。花著雨这一笑，也是明眸皓齿，灿烂如春晓之花，端的是倾国倾城，看得姬凤离心头一跳。

“元宝，你不知道怎么服侍病人吗？”他紧紧地盯着花著雨的眸子，有光凛冽，似火在燃。

原来，真的是要她服侍他喝药啊！不过，她的服侍可不是人人都能受得住的。

“相爷早说啊！”花著雨跪坐在毡毯前，拿起手中的勺子，舀了一大勺药送到了他唇边。

姬凤离张口吞了下去，修长的眉毛微微皱了皱，这药应该是很苦的，光闻味儿就知道了。而且，可能还有一点烫，不过，凉了一会儿了，应该是能受得住

的。所以，花著雨也不管苦还是烫，一勺接一勺飞快地喂他，姬凤离倒是毫不推辞，一口接一口地喝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一大碗药就见了底。

倒不知道，姬凤离这么喜欢喝药。这么苦的药，花著雨闻着味儿就想吐，别说喝了。

花著雨起身正要将碗放到桌上去，头顶上的发髻，似乎被什么东西钩住了，身子一僵，不敢再动。她扮男装时，一向是在头顶上梳一个发髻，用木簪箍住的。花著雨伸手摸了摸，原来是挂着帐幔的金钩钩住了她的头发。

花著雨一只手持着碗，另一只手抬起来在头顶上摸索着去解，但是，解了半天也没将金钩弄下来。

姬凤离看见了，凤眸中漾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。他掀开被子，扶着一侧的床柱，慢慢地站起身来，缓步挪到花著雨面前。

“我来！”他淡若春风地说道，伸手去替她解被挂住的头发。

他紧紧地依在花著雨身侧，她能闻见他身上那干净的带着药草的气息，隐带一丝清苦。花著雨微微一抬眸，便能看到他的脸庞。此时的他，眸光深邃，却又偏偏是温柔而专注的。

花著雨有些担忧，心忽然就吊了起来，生怕他将木簪拔下来。若是那样，头发披散而下，她怕他会看出自己是女子来。

“相爷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”她低低说道，伸手便去推他。

一不小心推到了他肋部的伤口上，头顶上传来狠狠的抽气声，姬凤离一个站不稳，身子向后仰了过去。花著雨心中一惊，忙伸手去扶他的腰，手刚挨到他的腰，姬凤离的身子顿时一僵。他似乎不愿花著雨的手扶着他，一边后仰一边伸手去拂开她，偏偏他自己也站不稳。花著雨被他一拂，两人都立足不稳，踉跄着扑倒在地上。同时还伴随着哐当、哗啦的声响——哐当是花著雨手中的碗摔在了地上，哗啦是帐幔倒塌的声音。

花著雨头上的金钩还没解开，带着帐幔一起扑倒在地上，两人瞬间被如烟似雾的帐幔罩住了。

花著雨压在姬凤离胸膛上，唇碰到了什么，软软的，柔柔的。

那软软柔柔的似乎是另一双唇。

脑中顿时好似风雷电掣，老天，让她死了吧！

她竟然倒在姬凤离身上，她的唇还和他的唇来了一个亲密接触。

她慌忙将脸颊侧开。这一动，却听姬凤离的声音沙沙地带着一点儿磁性柔柔

地传来：“别动！”

花著雨身子一僵，这才惊觉压在了他伤口上。身下，是他怦怦跳动的胸膛。花著雨的脸瞬间热了起来。所幸两人被帐幔盖住了，姬凤离看不到。

她趴在他胸膛上，刚要小心翼翼地起身，帐外忽然传来脚步声响，接着帐帘被掀开，有人走了进来。

“相爷……怎么了？”那人快步走到这边，伸手将覆在两人身上如烟似雾的帐幔掀开。

头顶上忽然炸开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惊呼，花著雨被惊得心中一抖。她回首看去，只见来人是铜手，他脸上那目瞪口呆的表情简直太好笑了，好似看到了多么不堪的事情。

花著雨也知道，此时，她和姬凤离的姿势要多暧昧有多暧昧。

姬凤离刚敷了药，外衫并未束紧，此时一摔，衣衫敞开，结实而性感的胸膛露了出来，她就压在他光溜溜的胸膛上。

花著雨慢悠悠地从姬凤离身上爬了起来，双手伸出，一时扯不开金钩，便狠狠一扯，扯下了几根头发。发髻有些凌乱，但好在没有散开。

“相爷，属下告退了。”她转身说道，睫毛低垂，掩住了眸中不易觉察的慌乱。

姬凤离依然仰躺在毡毯上，眯眼望着她，眼底有不明火焰似在幽幽暗暗地燃烧。

花著雨被这样的眸光盯得心头一跳，转身，快步朝外走去。经过铜手身畔时，她无意中抬眸，看到铜手的一张脸早已涨成了猪肝色。

“断……断……断……”铜手指着花著雨，不知是在姬凤离面前不敢说出来，还是惊骇地结巴了。

“断袖是吧？”花著雨心中有些生气，斜了铜手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，“我就是断，也和你这样的断！瞧你的身板，多么高大魁梧、威武雄壮！”

铜手骇得急速后退了一步。

亲娘哟！他这一次是被惊得什么也不敢说了，他家里还有媳妇呢！从这日起，铜手见到花著雨都是躲着走，避她如蛇蝎猛兽，连看都不敢看她。

帐篷外面，夜色深浓。

蓝冰凝立在夜色之中，看到花著雨出来，抬眸扫了她一眼。那眸光就和当日她从姬凤离房中出来时看到的一样，花著雨瞬间明白，蓝冰大约从那日便以为她